

斗争在死亡线上

徐来 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徐来文集 1

斗争在死亡线上

目 录

徐 来 著

斗争在死亡线上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一章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二章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三章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四章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五章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六章

斗争在死亡线上 第七章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斗争在死亡线上 / 徐来著. —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6.12

ISBN 7-80680-446-3

I . 斗 II . 徐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9285 号

斗争在死亡线上

徐 来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市商标印刷厂印刷

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75 千字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8-80680-446-3/I·319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6000)

自序

在那漆黑的漫漫长夜，为了争取光明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在敌人戕杀的前一秒，他们心里会涌现出一个念头：“我为中华民族伟大理想而献身，请历史不要忘记！”

今天，人们不会忘记，而我更以敬重的心情，深深地缅怀这些为民族前途而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们！

我这里写的，正是一群在敌人残酷的高压下，在光明即将到来前而牺牲的英烈们！其中，有些是人们知道的，大部分却鲜为人知。我将永远惦记着他们。

这部书，一面是深切的祭奠、怀念；一面把它奉献给生活在美好幸福今天的广大青年朋友们，好让他们理解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今天。

徐 来

2005年1月

目 录

自 序

斗争在死亡线上

第一章 起死回生

第二章 老伯伯讲故事及其他

第三章 自我锻炼及见闻

第四章 转移赴刑

第五章 沧桑

附 录

采访徐来同志

第一章 起死回生

被 捕

在那阴云密布, (国共两党) 和谈破裂, 硝烟弥漫, 战火纷飞,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被迫迁回延安的三年解放战争时期, 白区的独裁专制者, 在全国各地——尤其是大中城市——遍撒天罗地网, 特务多如牛毛。在“宁可误杀一千, 也不放脱一个”的法西斯高压政策下, 人们早失去了和平生活。

西安也不例外。尤其是太阳庙门街公字x号, 是敌人专对地下工作者和爱国人士而设的、惨绝人寰的秘密监狱。

我的被捕, 虽是意外, 也在意料中。

我接上级指示, 经别人介绍以伙计的身份, 潜伏在西安北大街一家坐东向西、门牌xx号的杂货铺已三年多了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将上级指示, 文件精神, 口头密要, 趁机传给下线; 再把下线以及我了解掌握的信息汇报给上线。联系的方式方法灵活多样。

1948年4月2日上午10时许, 我在街头偶尔碰到代号1058的。他说: “据可靠消息, 胡宗南进攻延安, 正是我军反攻, 敌军败退的时候。你要特别关注敌情。”当天下午四时左右, 一位伙计说, 他上周回家一趟, 国军到农村要粮要草, 抓丁, 鞭打绳拴, 搞得鸡飞狗跳墙……

夜深了, 掌柜娘子呼呼地入睡了。我仍在铺面销货。夜虽深, 我有空儿还想看看书。只看了几页, 就老太婆念佛似的。

都市的深夜是那样的静。但也偶尔听到远方火车的“哐当”声，长长的汽笛声，还有汽车鸣叫的喇叭声。

往日深夜，安静异常，甚至使人感到寂寞。而今夜却反常。那后院还不时送来麻将的搓拌声，打牌的吵嚷声。这声音吵得人心烦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去，从窗孔往里看，原来是下午来的两位洋车夫和几个穿着阔气的彪壮青年。我想这类人从未来过，今晚聚集到这儿干啥？都快十二点了，人还不散。我想这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一时还摸不透，更没提高警惕。

掌柜娘子的鼾声、拌嘴声，不时引起我甜蜜的睡意。于是，上了门板。至于偏门就不用管了，等他们打毕牌走后，掌柜自然会关的。和往常一样，我手捧蜡烛，爬破木梯登楼。

楼上放着破柜、烂箱、破凉席、铁皮什么的，乱七八糟，另外还有几麻袋麸皮。我不是躺在阔气整洁的床上，而是睡在楼上靠北窗下倒放的两袋麸皮麻袋中间，身底仍衬着装不满麸皮而压扁的麻袋。这就是我的褥子。

我真的乏透了，熄了烛就沉入梦乡。

我睡得正酣，模糊听到有人登上楼来，轻轻地来到我的身边，立即踹我一脚。我睁眼一看，手电光照彻全楼。我想，深更半夜的这些人来干什么？便惊诧地问：

“谁，干啥的？”

“查户口的。”一个人轻声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一个急躁地问。

“王……”

“你就是王怀亮，嘿嘿！”他们像猎人捕获一头猎物似的得意地说。

“起来！”有人急切地命令我。

我坐起来，立即看到楼上四角站着手里端着枪、保持射击姿势的四条汉子。还没等得我穿衣，两个彪汉便猛扑上来，拉住我的双

臂往后一扭，又立即戴上手铐，且用布蒙住我的双眼。又使劲扇了两个耳光。目的是先给我来个下马威，把我击昏。其实，我只觉得耳里“吱吱”地响，头并没有昏。

“让他把衣服穿上。”一个说。

有的不同意。他们七嘴八舌地互相争吵几句。

“他既然被我们捉住了，还能飞到哪儿去呢？”

几个又卸铐，松绑后让我穿好衣服，再上铐紧捆起来。谁又用绳子捆住我的双脚。他们在楼上乱翻一通，又听到包扎声。

“来！把他往下递！”一个说。

已递到楼下，又有人大喊：

“把捆腿绳解了，看他还能跑到哪儿去！”

我清楚听到王掌柜轻轻地“嘟囔”声。

他们连推带拉地架起我走。到了后院井边，特务的手枪在我的耳畔“叭叭叭”地三响。我的耳朵被震得“嗡嗡”地响。此刻，我讥刺又惊诧地问：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走火了！”一个特务说。

“高！走火了。”我故意轻声重复。

而回答的不是语言，是十分带劲儿的几记耳光。这次我的脑袋有点昏晕。

特务们把我架出门，像扔一条死猪似的把我扔上卡车。

汽车在阒寂无声的大街上野马似的狂奔。

转了几个弯儿？三个、五个，或者更多。

是的，我的心和汽车同样紧张地跳动着。但，我不知道这疾速飞奔的汽车，究竟要把我拉到哪儿去呢？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车停了。特务们把我从车上搀下来。我早迷失了方向。两个特务架起我走，像是走到沉寂的旷野。又走了几分钟，架我的特务给我打招呼：

“上山，……下山；下山……上山。过河……”

架我的特务也照样。折腾了不知多少来回。我想，这山也如真山；河也好像真河。是真的上上下下。过河时还听到流水声，脚还把水踢得“哗啦哗啦”地乱溅。我一时觉得好笑。特务们像玩把戏似的搞的这一套，还真像呢。

大约摆弄了二十几分钟，忽听到谁用沙哑的声音说：

“到了。”

我想，“到了”，究竟到了啥地方？……我的心平稳而若无其事。只走了几步，便听到浑骂声，鞭打声，以及痛苦难挨的尖叫声汇成一团，向我袭来，一时使我震惊，发憷！但，此刻，我心正胆壮，看他们如何下手？

近了，他们让我蹲下。此刻，我深知已陷非人魔窟。我又听到脚镣在响。稍后，气氛逐渐趋于缓和。除了有人小声嘀咕，周围一时静悄悄。待镣声从我身边掠过后，不到一分钟，便有人喊我的名字。搀我的人只走了十几步，说声“站住”，而审讯也立即开始。

“你就是王怀亮？”狗官雷吼。

“是的。”我低声应答。

“你和八路军有何联系？”

“什么八路军九路军……”我若无其事地答。

“你为什么要看这书？”

“这是我在旧书摊买的。宪法上不是明明列着出版，结社，言论自由！”

“放屁！”一句臭骂。

他不向下问了，接着就有许多刑具在响。谁还把我眼睛的蒙布揭开，在阴森的灯光下，让我看摆在地上的各种刑具：老虎凳、吊绳、木杠、竹签、辣椒水……

“你不老实交代，就是这些礼物，你拣着用吧！”一个高个儿特务嬉皮笑脸地讽刺说。

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横梁上还倒悬着一具微微摆动的精光尸体。

我惊呆了，我想，死到临头任他怎么办吧！

总认为特务就要下手，但他们并没立即动手。停了几秒，审讯又在继续。

“你是啥时参加共产党的？”他恶毒地诈问。

“共产党是谁？我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共产党，怎能不知道……”他继续追问。

“我就是不是。要说是，有何凭据？”我反问。

审讯人张口结舌，恼怒了。他给帮凶们使个眼色，果然刑厅的空气顿时不平常起来。两个特务扯住我按躺到条凳上，又连凳捆住双膝盖，一面给小腿下不停地支砖块，一面给鼻孔灌辣椒水。霎时，我的双腿由麻木到疼痛难忍，直到全身失掉知觉。那辣椒水，呛得我喘不过气来。火辣辣的双眼，泪不住地流淌。双刑俱下，不到三分钟，我便失掉知觉昏了过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又醒来了，浑身汗淌。我立即意识到，这哪是汗，是特务们怕我死掉，在我昏迷后大桶大桶泼到身上的凉水。

审讯仍在继续。

“和你经常联系的人住哪儿？”

“我和任何人也无联系！”

……

三问两审，特务们一无所获。审讯人喊：

“给他杠子吃吃！”

那喽啰们便急速压头、捺手脚地将我按倒地上。我咬紧牙关，那杠子就抡开了。

“啊……”

杠子“一下、两下……”地抡打。那疼痛直钻进我的大脑。不到一分钟，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感觉已离开了肉体。过了多长时间无从

知道。待醒后，浑身全是水。此刻，我似清醒而又陷于迷糊。

“你和谁接过头？”

“……武……”我昏昏沉沉地失口回答。

“到底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我清醒后坚决应答。

“说过的话，怎能不知道？”另个特务文文雅雅地插嘴说。

“不知道，再吊起他……”

此刻，我感到头昏眼花，金星漫射。我深知这是特务们给我上的第三节课。此刻，我还是可以咬紧牙关。特务只是用鞭子抽打了几下，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待特务们再喷过水后，我渐恢复点知觉。我想，我现在在哪儿？连自己也莫名其妙。像做场恶梦似的。不，这不是梦，是现实；现实本身就是残酷的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的知觉还没完全恢复。他们把我从悬吊着的半空中落下。接着，像拖条死猪似的把我往外拖。我想，他们要把我向坑里扔，活埋吗？我准备着。不，像是钥匙和锁子的碰撞声。我判断，一定是铁屋子。扔前，一个特务还低声而严肃地命令我：

“不许你和任何人讲话；要讲，就小心你的脑袋！”

门锁了。脚步声远去。

黑夜的城市是那樣的寂靜，人們早沉浸于香甜的梦乡。但，只是这个地方，却是另一个世界……

在频繁审讯的日子里

完全是一个安静的地方。过去了几天，我不清楚。

那鞭打的，使人胆战心惊的，嘶哑了嗓子的惨叫声已经听不见了。

我像躺到一个墙拐角，是怎样个方向？那咋知道。

那死啃住双腕的、人类伟大的发明——狼牙铐还照样。那蒙眼的布，不光挡住我的视线，还勒得人疼痛难忍。

说到疼痛么，胳膊、腰、腿、脚掌……不，这简直是全身无处不有。甚至连每条神经和每个细胞都在刺疼。

我想：我的生命从此就会完结吗？那思想意志也会随之完结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特务们只能铐住我的双手，蒙住我的眼睛；但，却不能塞实我的耳朵，更无法钳制住我的思想和意志。

来来往往的脚步声，我清楚听到。这也分明地证实着，我终究没有死去。特务们虽然把我扔进笼子。我虽然也不免时时昏晕过去，那思绪的浪潮汹涌澎湃——究竟是谁出卖了我？……当然，在这残酷审讯的日子里，整日糊里糊涂、昏昏沉沉。但，有时大脑却特别清晰、分明。那回忆之神也不时降临：我的上级组织怎样了？是否……当然还有我的家人，可爱可怜的爸爸、妈妈和那经常与我吵架的妻子，也够调皮的孩子……

我正在无端地思索着。门锁响了。脚步声告诉我，进来的不是几个，而是一大帮。一个特务在我的头顶击了要命的两拳。接着便把我刮旋风似的架走了。

仍碰上一个善于审问的，既装腔作势而又极其无聊的审讯者。一软一硬，硬中夹软，软中施硬的家伙。那声音忽高忽低，时大时小，有严厉，也有委婉。他的腔调也真有点古怪：有时像老子斥责儿子，有时像儿子安慰老子。并且，还不时地为我的生命担忧而发出狞笑；也似同情我，其目的在诱骗我。

我的主意是：他千般追问，我照样应答。过程虽然千变万化，而宗旨不变。

我清楚听到，钢笔在纸上“沙沙”地响。这也如审讯中的音乐伴奏：从人间到地狱的伴奏，从生到死的挽歌。

我怎能不知道，特务们所需要的完全是个无底坑——即用火车

皮拉也填它不满的无底坑。

我对他的提问有点不耐烦，随便碰了他一下。能想象得到，对付我的，只能是脚踢拳打。

我糊里糊涂地昏过去了。醒后，不是在审讯室，而是在铁笼子里了。

我清楚听到，一种轻捷的带点惊恐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。我也记得，我被架走是清醒的，是怎样回来的，毫无印象。等这种脚步消失时的片刻，吹气的嘴贴近我的耳朵轻轻地问：

“同志，你受苦了，你是哪儿人？”

“他们不是不允许我讲话么？”我不客气地顶撞。

停了好大工夫，丝毫没有动静。又停几秒，那脚步声由近而远，消失了。

我想，这一定是特务在玩鬼把戏了。他们千方百计地将我套住，诱我跳崖。这里怎能有“同志”？但，我又想，也许不是什么特务，特务是不能把家安到铁笼子里的。这到底是谁呢？如果真的是难友、“同志”向我伸手的话，那多么好啊！这不可能。不能异想天开。那可能是谁呢？谁知道他究竟是谁呢！

我正想着。门锁声响。我又被架走。

“说不说，不说……”像一声狗叫。

“所有的，我都说完了，还叫我说啥？”我生气豁出去说：“你们不如把我挖坑活埋，或者干脆拉出枪毙倒还痛快；减少了你们的烦劳！……”

“世界上没有那便宜的事儿！”谁说。

停了几秒。他们实在无计可施，便心虚透顶地打官腔说：

“让他下去考虑，下次再不交代，立即枪毙！”

我心里说，阿弥陀佛，这是我长时的企盼。

门锁开了又上了。

门外送来清亮的鸡叫声。我的脑壳坏鸡蛋似的呼噜作响。不

久，我便沉入梦乡了。

醒来了，忽听到碗筷的碰撞声。又像是从遥远的远方送来的脚镣的“仓啷”声、小说话声。也还夹杂着拌嘴声，喝水声。我立即感到口里焦灼，燃烧。我呼喊：

“渴……渴……”

我喊了好一会，没人理睬。或者自己根本就没有喊出声。我又拼命地嚎喊。有人也许看到我的嘴唇微动，有脚步声向我挨近。我的口早已张开，一个硬硬的东西——是碗还是瓷缸——刚触到，门锁响了。那位就像耗子见了猫，轻轻地跳开了。

进来的到底是谁？我想，任他如何打杀，我全不怕，我决心已定，死了就死了！

可偏不是来势凶猛的那伙狗特务，而是带几分同情的腔调，说：

“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不怕死的，如果你能老实守规，我可以把刑具松一松。要知道，如果把眼睛勒得时间长了，定会勒瞎的。铐子不及时调整，也会啃断你的手腕儿。如果你再顽固，不要说做个完整的人，就是做鬼吧，也只能做个残废鬼，……。”

特务边说边松。他的话我能相信吗？

门锁响了——显然是锁门的声音。

刑具初松时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不久眼圈儿和手腕由麻木而痒而疼……

我又听到低语声，“仓啷”声。我立即判定，这一定是犯人。是同志么？眼下还没取得信任。但，一种懊悔内疚立即出现心头。这便是，为什么曾把唤我安慰我的伸手援助我的好同志误认为敌人；……我想，他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如果他确是我的好同志的话。

大约相隔不到两个钟头，门锁又响了，进来的是个来势凶猛的年轻狗特务。他一见我便提高嗓门大声吼：

“是谁松了铐和蒙布？哼！你不看这是甚等人吗？……”

话刚落点，刑具便恢复原样。

Douzhengzaishiwangxianshang

据听说，到了晚上，他们上级开会了解情况后申斥：

“设刑的目的，在于压榨情报；情报基本完了，再严加行刑意义不大……”

于是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个特务便卸去了我的铐子和蒙布。临走时还赠我一拳。这拳正击中我的心窝。也真是致命的一拳。我正闭气的当儿，隐约听到，特务完全用命令的口气：

“要守规矩，不然立即枪决！”

他走了，我的气也渐渐地缓了过来。我想，这伙狗特务，也真会玩他妈的那一套。有的装好，想发点慈悲；有的撒凶施坏。不管他们再怎样变花样，归根结底，不都是一帮禽兽不如的狼心狗肺的大坏蛋。

看样子，特务们对自己的工作，似乎颇为满意。他们对我无数次的审讯，严刑拷打；把不同的材料综合、整理出来，不就是定案的依据么！

我的案子，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

“同志！你们不相信我吗？”

夜真静。（也许处境不同的原因吧）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样静的夜。

在多次严加行刑之后，要是用“遍体鳞伤”来描述怕远远不够的吧！

当寂寞之神来啮噬我的心灵时，忽听到什么东西在动。莫不是耗子跑来啃我那凝固的血痂。不，是人渐渐凑近我的身边。也许是曾经唤我“同志”的那位。不到几秒，一只手在摸我的腿。接着，他的嘴唇贴近我的耳轮说：

“难友：来这儿一定要心大……”

这声音像严冬深夜的篝火，立即温暖了我的心。

他对我亲切而又关怀地安慰一番之后问：

“同志！你是哪儿人，姓甚名啥，因何被捕？……来这儿的情况怎样？”

我想，既然是同志了，我便把所有的经过如实地道出。

“唉！糟了。”他在怜惜中夹杂着恼恨说。

我对他的言语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，他便以埋怨夹责怪的口气说：

“组织对你是怎样教育的？”当我对他有点厌恶时，他继续说，“在敌人面前，经不起拷打而随便招出朋友、同志。要知道，凡是捕到这儿来的人，活人和死人一样。像你，把共产党人‘舍己为人’的高贵品质学到哪里去了？……”

当我初听到他的话还想不通，认为他是狗逮老鼠多管闲事。当听到“舍己为人”时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想，我是多么的糊涂而愚蠢啊！我心里很是内疚。我想“人命关天”，一碗水泼到地上，吃后悔药也无用。

我心慌乱。

他又要继续下说，被窃听的巡夜岗哨立即阻止：

“都这般时候了，谁还在说话？……”

夜是吓人的静。但我的思绪波涛汹涌。我想，难友和我素不相识，他的话使我震惊。我随便在特务面前道出“武增勇……”这不是出卖是甚？别说党的教育，而我的良心何在？

我正陷于懊悔。夜巡的岗换了。我长长地吸口气，污浊而又潮湿的臭气立刻钻进我的脑子。我又听到动静，是一只温暖的手触到我的脊梁。他悄声说：

“难友！……”

曾申斥过我的那位还是凑到我的跟前说：

“不要多想了，事情已过，想也无用，还是休息吧！”

停了几秒，他又说：

“在敌人面前，只有用坚强不屈来对付，别的办法是没有的，……”

他的同情和安慰，划断了我那胡思乱想的千头万绪。

我又听到：打呼噜的，拌嘴的，“咯噔”咬牙的，……我辨不出这牢房到底有几个人。五个、七个，或者更多。

门外也不时传来脚步声，打哈欠声，弄枪栓声，咳嗽声，悄悄低语声，……

“不要想了。”我默默自念。

小铜铃响了，隔几间壁的门锁也响了。远处有脚步声传来。不是几只脚，是很多脚。其中还夹杂着，“仓啷仓啷”的脚镣声。这一定是审讯。由近而远，消失了。

我总是难以睡去。那狼牙铐啮啃的创伤，针刺似的又疼起来。两眼也疼得难以忍受。衫子长在脊背。裤子结在屁股上。浑身痛起来……口也焦得在燃烧。但，此刻，哪儿来的一口水呢？

我想，谁使我这样呢？是谁出卖了我呢？如果不是那平日鬼眉鬼眼的、有特务嫌疑的、经常来店的掌柜的友人杨九霄，还能有谁干出这桩卑鄙的勾当呢！

夜，死一般地静。我隐约听到从遥远的高空送来“咕……咕……咕……”的鸣叫声。难友的斥责声，还在我的耳畔嗡嗡缭绕。

我迷迷糊糊地，在懊恼，惭愧内疚的思绪中入睡了。

好像是在一天的中午。我想，我像从黑漆漆的暗夜匍匐向黎明。

在难友，同志们的帮助下，我开始觉悟。这便是他们对我的教育，对我被特务严刑拷打后的遍体创伤的关怀。那时，即就这里有医生，也不会给刑后的犯人诊治的，那只有生受。有时，我也心平气和地想，要是我真的还能活下去的话，那多好啊！

我的眼睛，从几乎瞎了到可以看一点东西，等到能真正清楚地看到外界的一切，哪怕是地上爬行的小小蚂蚁也罢，我是多么的高兴啊！

过了多长时间，我不清楚。当我由昏迷到稍清醒之后，便开始瞅瞅这间牢房。长阔也不过丈许。南边是门，门中间偏上开个活页